

第五十二回

公子宋尝鼃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

话说公子归生字子家，公子宋生字子公，二人皆郑国贵戚之卿也。郑灵公夷元年，公子宋与归生相约早起，将入见灵公，公子宋之食指，忽然翕翕自动。何谓食指？第一指曰拇指，第三指曰中指，第四指曰无名指，第五指曰小指，惟第二指，大凡取食必用著他，故曰食指。公子宋将食指跳动之状，与归生观看，归生异之。公子宋曰：“无他。我每常若跳动，是日必尝异味。前使晋食石花鱼，后使楚一食天鹅，一食合欢橘，指皆预动，无次不验。不知今日尝何味耶？”将入朝门，内侍传命，唤宰夫甚急。公子宋问之曰：“汝唤宰夫何事？”内侍曰：“有郑客从汉江来，得一大鼃，重二百余斤，献于主公，主公受而赏之。今缚于堂下，使我召宰夫割烹，欲以享诸大夫也。”公子宋曰：“异味在此，吾食指岂虚动耶？”既入朝，见堂柱缚鼃甚大，二人相视而笑，谒见之际，余笑尚在。灵公问曰：“卿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？”公子归生对曰：“宋与臣入朝时，其食指忽动，言‘每常如此，必得异味而尝之。’今见堂下有巨鼃，度主公烹食，必将波及诸臣，食指有验，所以笑耳！”灵公戏之曰：“验与不验，权尚在寡人也！”

二人既退，归生谓宋曰：“异味虽有，倘君不召子，如何？”宋曰：“既享众，能独遗我乎？”至日晡，内侍果遍召诸大夫。公子宋欣然而入，见归生笑曰：“吾固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。”已而，诸臣皆集，灵公命布席叙坐，谓曰：“鼃乃水族佳味，寡人不敢独享，愿与诸卿共之。”诸臣合词谢曰：“主公一食不忘，臣等何以为报！”坐定，宰夫告鼃味已调，乃先献灵公，公尝而美之。命人赐鼃羹一鼎，象箸一双，自下席派起，至于上席，恰到第一第二席，止剩得一鼎，宰夫禀道：“羹已尽矣，只有一鼎，请命赐与何人？”灵公曰：“赐子家。”宰夫将羹致归生之前。灵公大笑曰：“寡人命遍赐诸卿，而偏缺子公，

是子公数不当食鼃也！食指何尝验耶？”原来灵公故意吩咐庖人，缺一鼎，欲使宋之食指不验，以为笑端。却不知公子宋已在归生面前说了满话，今日百官俱得赐食，己独不与，羞变成怒，径趋至灵公面前，以指探其鼎，取鼃肉一块啖之，曰：“臣已得尝矣！食指何尝不验也？”言毕，直趋而出。灵公亦怒，投箸曰：“宋不逊，乃欺寡人！岂以郑无尺寸之刃，不能斩其头耶？”归生等俱下席俯伏曰：“宋恃肺腑之爱，欲均沾君惠，聊以为戏，何敢行无礼于君乎？愿君恕之！”灵公恨恨不已，君臣皆不乐而散。归生即趋至公子宋之家，告以君怒之意，“明日可入朝谢罪。”公子宋曰：“吾闻‘慢人者，人亦慢之。’君先慢我，乃不自责而责我耶？”归生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君臣之间不可不谢。”

次日，二人一同入朝。公子宋随班行礼，全无齧觫伏罪之语。倒是归生心上不安，奏曰：“宋惧主公责其染指之失，特来告罪。战兢不能措辞，望主公宽容之！”灵公曰：“寡人恐得罪子公，子公岂惧寡人耶？”拂衣而起。公子宋出朝，邀归生至家，密语曰：“主公怒我甚矣！恐见诛，不如先作难，事成可以免死。”归生掩耳曰：“六畜岁久，犹不忍杀之。况一国之君，敢轻言弑逆乎？”公子宋曰：“吾戏言，子勿泄也。”归生辞去。公子宋探知归生与灵公之弟公子去疾相厚，数有往来，乃扬言于朝曰：“子家与子良早夜相聚，不知所谋何事，恐不利于社稷也。”归生急牵宋之臂，至于静处，谓曰：“是何言与？”公子宋曰：“子不与我协谋，吾必使子先我一日而死！”归生素性懦弱，不能决断，闻宋之言，大惧曰：“汝意欲何如？”公子宋曰：“主上无道之端，已见于分鼃。若行大事，吾与子共扶子良为君，以亲昵于晋，郑国可保数年之安矣。”归生想了一回，徐答曰：“任子所为，吾不汝泄也。”公子宋乃阴聚家众，乘灵公秋祭斋宿，用重赂结其左右，夜半潜入斋宫，以土囊压灵公而杀之，托言“中魇暴死”。归生知其事而不敢言。按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书：“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。”释公子宋而罪归生，以其身为执政，惧谮从逆，所谓“任重者，责亦重”也。圣人书法，垂戒人臣，可不畏哉！

次日，归生与公子宋共议，欲奉公子去疾为君。去疾大惊，辞曰：“先君尚有八子，若立贤，则去疾无德可称，若立长，则有公子坚在。去疾有死，不敢越也。”于是逆公子坚即位，是为襄公。总计穆公共有子十三人，灵公夷被弑，襄公坚嗣立，以下尚有十一子，曰公子去疾字子良、曰公子喜字子罕、曰公子驯字子驷、曰公子发字子国、曰公子嘉字子孔、曰公子偃字子游、曰公子舒字子印、又有公子丰、公子羽、公子然、公子志。襄公忌诸弟党盛，恐他日生变，私与公子去疾商议，欲独留去疾，而尽逐其诸弟。去疾曰：“先君

梦兰而生，卜曰：‘是必昌姬氏之宗。’夫兄弟为公族，譬如枝叶盛茂，本是以荣；若剪枝去叶，本根俱露，枯槁可立而待矣。君能容之，固所愿也，若不能容，吾将同行，岂忍独留于此，异日何面目见先君于地下乎？”襄公感悟，乃拜其弟十一人皆为大夫，并知郑政。公子宋遣使求成于晋，以求安其国，此周定王二年事也。

明年，为郑襄公元年，楚庄王使公子婴齐为将，率师伐郑，问曰：“何故弑君？”晋使荀林父救之，楚遂移兵伐陈，郑襄公从晋成公盟于黑壤。

周定王三年，晋上卿赵盾卒，郤缺代为中军元帅，闻陈与楚平，乃言于成公，使荀林父从成公率宋、卫、郑、曹四国伐陈。晋成公于中途病薨，乃班师。立世子孺为君。是为景公。是年，楚庄王亲统大军，复伐郑师于柳棼。晋郤缺率师救之，袭败楚师，郑人皆喜，公子去疾，独有忧色。襄公怪而问之，去疾对曰：“晋之败楚，偶也。楚将泄怒于郑，晋可长恃乎？行见楚兵之在郊矣！”明年，楚庄王复伐郑，屯兵于颍水之北，适公子归生病卒，公子去疾追治尝鼃之事，杀公子宋，暴其尸于朝，斫子家之棺，而逐其族，遣使谢楚王曰：“寡人有逆臣归生与宋，今俱伏诛，寡君愿因陈侯而受斂于上国。”庄王许之，遂欲合陈、郑同盟于辰陵之地，遣使约会陈侯。使者自陈还，言：“陈侯为大夫夏征舒所弑，国内大乱。”有诗为证：

周室东迁世乱离，纷纷篡弑岁无虚。

妖星入斗征三国，又报陈侯遇夏舒。

话说陈灵公讳平国，乃陈共公朔之子，在周顷王六年嗣位。为人轻佻情慢，绝无威仪，且又耽于酒色，逐于游戏，国家政务，全然不理。宠著两位大夫，一个姓孔名宁，一个姓仪名行父，都是酒色队里打锣鼓的。一君二臣，志同气合，语言戏褻，各无顾忌。其时朝中有个贤臣，姓泄名冶，是个忠良正直之辈，遇事敢言，陈侯君臣甚畏惮之。又有个大夫夏御叔，其父公子少西，乃是陈定公之子。少西字子夏，故御叔以夏为字，又曰少西氏，世为陈国司马之官，食采于株林。御叔娶郑穆公之女为妻，谓之夏姬。那夏姬生得蛾眉凤眼，杏脸桃腮，有骊姬、息妫之容貌，兼妲己、文姜之妖淫。见者无不消魂丧魄，颠之倒之。更有一桩奇事，十五岁时，梦见一伟丈夫，星冠羽服，自称上界天仙，与之交合，教以吸精导气之法。与人交接，曲尽其欢，就中采阳补阴，却老还少，名为“素女采战之术”。在国未嫁，先与郑灵公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，不勾三年，子蛮夭死；后嫁于夏御叔为内子，生下一男，名曰征舒。征舒字子南，年十二岁上，御叔病亡，夏姬因有外交，留征舒于城

内，从师习学，自家退居株林。

孔宁、仪行父向与御叔同朝相善，曾窥见夏姬之色，各有窥诱之意。夏姬有侍女荷华，伶俐风骚，惯与主母做脚揽主顾。孔宁一日与征舒射猎郊外，因送征舒至于株林，留宿其家。孔宁费一片心机，先勾搭上了荷华，赠以簪珥，荐于主母，遂得入马，窃穿其锦裆以出，夸示于仪行父。行父慕之，亦以厚币交结荷华，求其通款。夏姬平日窥见仪行父身材长大，鼻准丰隆，也有其心，遂遣荷华约他私会。仪行父广求助战奇药，以媚夏姬，夏姬爱之，倍于孔宁。仪行父谓夏姬曰：“孔大夫有锦裆之赐，今既蒙垂盼，亦欲乞一物为标记，以见均爱。”夏姬笑曰：“锦裆彼自窃去，非妾所赠也。”因附耳曰：“虽在同床，岂无厚薄？”乃自解所穿碧罗襦为赠，仪行父大悦，自此行父往来甚密，孔宁不免稍疏矣。有古诗为证：

郑风何其淫？桓武化已渺。

士女竞私奔，里巷失昏晓。

仲子墙欲逾，子充性偏狡。

东门忆茹蘼，野外生蔓草。

褰裳望匪遥，驾车去何杳？

青衿萦我心，琼琚破人老。

风雨鸡鸣时，相会密以巧。

扬水流束薪，谗言莫相搅！

习气多感人，安能自美好？

仪行父为孔宁将锦裆骄了他，今得了碧罗襦，亦夸示于孔宁。孔宁私叩荷华，知夏姬与仪行父相密，心怀妒忌，无计拆他，想出一条计策来：那陈侯性贪淫乐，久闻夏姬美色，屡次言之，相慕颇切，恨不到手，“不如引他一同入马，陈侯必然感我。况陈侯有个暗疾，医书上名曰‘狐臭’，亦名‘腋气’，夏姬定不喜欢。我去做个贴身帮闲，落得捉空调情，讨些便宜。少不得仪大夫稀疏一二分，出了我这点捻酸的恶气。好计，好计！”遂独见灵公，闲话间，说及夏姬之美，天下绝无。灵公曰：“寡人亦久闻其名，但年齿已及四旬，恐三月桃花，未免改色矣！”孔宁曰：“夏姬熟晓房中之术，容颜转嫩，常如十七八岁好女子模样。且交接之妙，大异寻常，主公一试，自当魂消也。”灵公不觉欲火上炎，面颊发赤，向孔宁曰：“卿何策使寡人与夏姬一会？寡人誓不相负！”孔宁奏曰：“夏氏一向居株林，其地竹木繁盛，可以游玩。主公明早只说要幸株林，夏氏必然设享相迎。夏姬有婢，名曰荷华，颇知情事，臣

当以主公之意达之，万无不谐之理。”灵公笑曰：“此事全仗爱卿作成。”

次日传旨驾车，微服出游株林，只教大夫孔宁相随。孔宁先送信于夏姬，教他治具相候。又露其意于荷华，使之转达。那边夏姬，也是个不怕事的主顾，凡事预备停当。灵公一心贪著夏姬，把游幸当个名色，正是：“窃玉偷香真有意，观山玩水本无心。”略蹬一时，就转到夏家。夏姬具礼服出迎，入于厅坐，拜谒致词曰：“妾男征舒，出就外傅，不知主公驾临，有失迎接。”其声如新莺巧啭，听之可听。灵公视其貌，真天人也！六宫妃嫔，罕有其匹。灵公曰：“寡人偶尔闲游，轻造尊府，幸勿惊讶。”夏姬敛衽对曰：“主公玉趾下临，敝庐增色，贱妾备有蔬酒，未敢献上。”灵公曰：“既费庖厨，不须礼席，闻尊府园亭幽雅，愿入观之，主人盛饌，就彼相扰可也。”夏姬对曰：“自亡夫即世，荒圃久废扫除，恐慢大驾，贱妾预先告罪！”夏姬应对有序，灵公心中愈加爱重，命夏姬：“换去礼服，引寡人园中一游。”夏姬卸下礼服，露出一身淡妆，如月下梨花，雪中梅蕊，别是一般雅致。夏姬前导，至于后园，虽然地段不宽，却有乔松秀柏，奇石名葩，池沼一方，花亭几座。中间高轩一区，朱栏绣幕，甚是开爽，此乃宴客之所。左右俱有厢房。轩后曲房数层，回廊周折，直通内寝。园中立有马厰，乃是养马去处。园西空地一片，留为射圃。

灵公观看了一回，轩中筵席已具，夏姬执盏定席，灵公赐坐于旁，夏姬谦让不敢。灵公曰：“主人岂可不坐？”乃命孔宁坐右，夏姬坐左：“今日略去君臣之分，图个尽欢。”饮酒中间，灵公目不转睛，夏姬亦流波送盼。灵公酒兴带了痴情，又有孔大夫从旁打和事鼓，洒落快肠，不觉其多。日落西山，左右进烛，洗盏更酌，灵公大醉，倒于席上，鼾鼾睡去。孔宁私谓夏姬曰：“主公久慕容色，今日此来，立心与你求欢，不可违拗。”夏姬微笑不答。孔宁便宜行事，出外安顿随驾人心，就便宿歇。夏姬整备锦衾绣枕，假意送入轩中，自己香汤沐浴，以备召幸，止留荷华侍驾。

少顷，灵公睡醒，张目问：“是何人？”荷华跪而应曰：“贱婢乃荷华也。奉主母之命，伏侍千岁爷爷。”因取酸梅醒酒汤以进。灵公曰：“此汤何人所造？”荷华答曰：“婢所煎也。”灵公曰：“汝能造梅汤，能为寡人作媒乎？”荷华佯为不知，对曰：“贱婢虽不惯为媒，亦颇知效奔走，但不知千岁爷属意何人？”灵公曰：“寡人为汝主母神魂俱乱矣！汝能成就吾事，当厚赐汝。”荷华对曰：“主母残体，恐不足当贵人，倘蒙不弃，贱婢即当引入。”灵公大喜，即命荷华掌灯引导，曲曲弯弯，直入内室。夏姬明灯独坐，如有所待，忽闻脚

步之声，方欲启问，灵公已入户内。荷华便将银灯携出，灵公更不攀话，拥夏姬入帷，解衣共寝，肌肤柔腻，著体欲融，欢会之时，宛如处女。灵公怪而问之，夏姬对曰：“妾有内视之法，虽产子之后，不过三日，充实如故。”灵公叹曰：“寡人虽遇天上神仙，亦只如此矣！”论起灵公淫具，本不及孔、仪二大夫，况带有暗疾，没讨好处，因他是一国之君，妇人家未免带三分势利，不敢嗔嫌，枕席上虚意奉承，灵公遂以为不世之奇遇矣。

睡至鸡鸣，夏姬促灵公起身，灵公曰：“寡人得交爱卿，回视六宫，有如粪土。但不知爱卿心下有分毫及寡人否？”夏姬疑灵公已知孔、仪二人往来之事，乃对曰：“贱妾实不相欺，自丧先夫，不能自制，未免失身他人。今既获侍君侯，从兹当永谢外交，敢复有二心，以取罪戾！”灵公欣然曰：“爱卿平日所交，试为寡人悉数之，不必隐讳。”夏姬对曰：“孔、仪二大夫因抚遗孤，遂及于乱，他实未有也。”灵公笑曰：“怪道孔宁说卿交接之妙，大异寻常，若非亲试，何以知之？”夏姬对曰：“贱妾得罪在先，望乞宽宥！”灵公曰：“孔宁有荐贤之美，寡人方怀感激，卿其勿疑。但愿与卿常常相见，此情不绝，其任卿所为，不汝禁也。”夏姬对曰：“主公能源源而来，何难常常而见乎？”

须臾，灵公起身，夏姬抽自己贴体汗衫，与灵公穿上，曰：“主公见此衫，如见贱妾矣！”荷华取灯，由旧路送归轩下。天明后，厅事上已备早膳，孔宁率从人驾车伺候。夏姬请灵公登堂，起居问安，庖人进饌，众人俱有酒食犒劳。食毕，孔宁为灵公御车回朝，百官知陈侯野宿，是日俱集朝门伺候。灵公传令：“免朝。”径入宫门去了。仪行父扯住孔宁，盘问主公夜来宿处，孔宁不能讳，只得直言。仪行父知是孔宁所荐，顿足曰：“如此好人情，如何让你独做？”孔宁曰：“主公十分得意，第二次你做人情便了。”二人大笑而散。

次日，灵公早朝，礼毕，百官俱散，召孔宁至前，谢其荐举夏姬之事。又召仪行父问曰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早奏寡人？你二人却占先头，是何道理？”孔宁、仪行父齐曰：“臣等并无此事。”灵公曰：“是美人亲口所言，卿等不必讳矣。”孔宁对曰：“譬如君有味，臣先尝之；父有味，子先尝之。若尝而不美，不敢进于君也。”灵公笑曰：“不然。譬如熊掌，就让寡人先尝也不妨。”孔、仪二人俱笑。灵公又曰：“汝二人虽曾入马，他偏有表记送我。”乃扯衬衣示之曰：“此乃美人所赠，你二人可有么？”孔宁曰：“臣亦有之。”灵公曰：“赠卿何物？”孔宁撩衣，见其锦裆，曰：“此姬所赠，不但臣有，行父亦有之。”灵公问行父：“卿又是何物？”行父解开碧罗襦，与灵公观看。灵公大笑曰：“我等三人，随身俱有质证，异日同往株林，可作连床大会矣！”一君二臣正

在朝堂戏谑，把这话传出朝门，恼了一位正直之臣，咬牙切齿，大叫道：“朝廷法纪之地，却如此胡乱，陈国之亡，屈指可待矣！”遂整衣端简，复身闯入朝门进谏。不知那位官员是谁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